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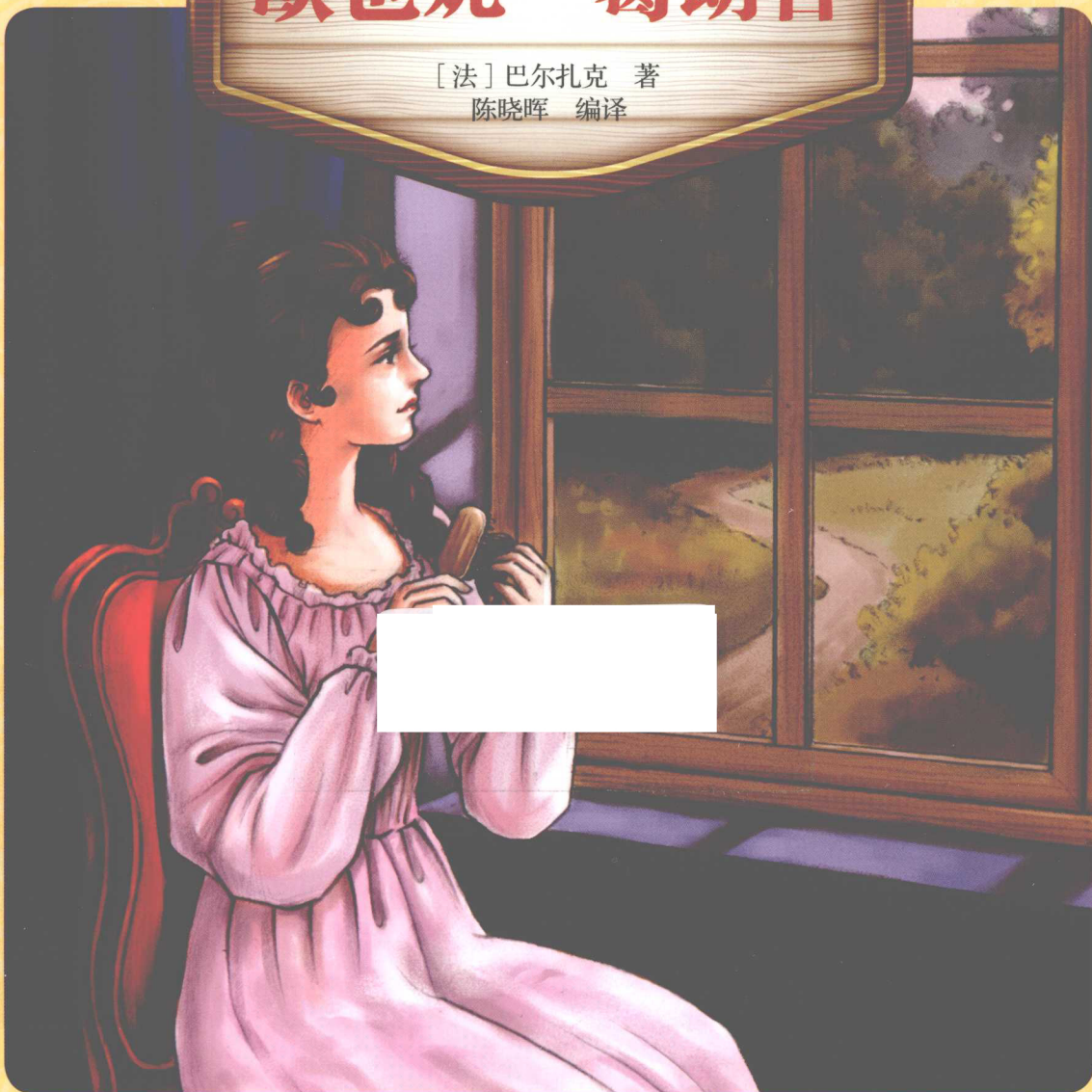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

现实
主义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陈晓晖 编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

SHIJIE JINGDIAN MINGZHU ZHUTI YUEDU XILIE

欧也妮·葛朗台

OUYENI GELANGTAI

[法] 巴尔扎克 著
陈晓晖 编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陈晓晖编译.—南宁:接力出版社,
2015.7
(优等生必读文库.世界经典名著主题悦读系列)
ISBN 978-7-5448-3991-4

I.①欧… II.①巴…②陈…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208号

责任编辑:李 炜 邓文华 朱晓颖 美术编辑:王 雪 王 叙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陈嘉智 媒介主理:詹 悦
社长:黄 俭 总编辑:白 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jieli@jielibook.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155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20 000册 定价:2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奥诺莱·德·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是法国19世纪小说家,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大师, 被誉为“法国现代小说之父”。他1799年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图尔, 是家中长子。他的祖上原本务农为生。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后, 巴尔扎克的父亲经商致富, 还当上了图尔市的副市长。他父母的感情并不融洽, 所以他很小就过上了寄宿生活, 隔一段时间才能见父母一次。八岁时, 他进入一所教会学校。虽然学校那种贵族僧侣式的严酷教育让他痛苦不堪, 但他也在这里得到了博览群书的机会。

1819年, 巴尔扎克从巴黎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大学期间, 他在一些律师和公证人的事务所实习, 见识了人间百态, 也窥见了人性的美丑。从事法律工作是巴尔扎克父亲的意愿, 而他本人则梦想当个作家, 因此毕业后他拒绝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公证人事务所的职位, 从1820年开始, 一个人在外过着贫寒的生活, 一口气写了四十多部小说。这些小说都是他凭想象胡编乱造的, 写的都是海盗、神仙、精灵、凶杀等奇谈怪论, 连他自己都看不上。他给妹妹写信说, 这些作品是“地地道道的文艺垃圾堆”。后世

一致认为，巴尔扎克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作品没有太大价值。

1829年，巴尔扎克创作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小说是他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作为一个作家，进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全新时代。从此，他开始了数量惊人的“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直到逝世，他一共写了九十六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还有四十多部尚未完成的作品。在出版商的要求下，他将这些小说都归入了一个宏大的总目，那就是《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是幸运的。他最大的幸运就是，他的人生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叠在一起。他出生的前十年，法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第一次大革命，即攻占巴士底狱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那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是伴着拿破仑大军征战欧洲的隆隆炮声度过的，拿破仑是他一生仰慕的英雄人物。虽然巴尔扎克本人的政治观点与时代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他崇拜王权，同情贵族，反对革命——但正是革命给了他的文学赖以生根的土壤。没有法国大革命，也许就没有巴尔扎克了。正如评论家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巴尔扎克就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他有一双善于观察现实的眼睛，一套完整重现所观察到的一切的写作手法，他写的小说连缀起来，就是整个法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人文风情的画卷。与巴尔扎克同时代而略晚一些的法国作家左拉说，《人间喜剧》“想描绘出以往各国人民的历史中所缺少的东西：风俗史，典型人物的画家，悲剧的叙述者，家具的考古家，各种专业的术语分类者，善恶的记录员”。左拉本人并不赞赏这种写作方式，但是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巴尔扎克那无所不有的文学描摹，读者不仅充分了解了那个时代法国社会的全貌，

而且透过现实的表象，深入地观察到了社会内在矛盾的真实形态。很难想象，这是仅凭一人之力就实现了的丰功伟绩。这部庞大的系列小说作品原计划要写一百四十多部，出场人物达三四千个，这个计划虽未完成，现有的作品也足以奠定巴尔扎克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了。

但巴尔扎克也是非常不幸的。这种不幸，主要源自他的个人经历和内在性格缺陷。他虽然出身富裕之家，却没有享受过太多家庭的欢乐；他一生都憎恨自己的母亲，尽管在他临终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这一位亲人。巴尔扎克对虚荣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欲望，一辈子都在追求金钱、权力、女人——他称之为“神圣的三位一体”——这是他的致命弱点。他年少气盛离开家庭自谋出路的时候，就做起了发财梦，他经过商，卖过文，搞过出版，结果都是一败涂地，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负债累累。后来他还因为炒股失败亏了一大笔钱，欠了一屁股债。巴尔扎克终生都被债务问题纠缠，以至于一天的工作要从子夜开始，因为只有这时候债主不会上门打扰他。

他的婚姻也不无铜臭味。1831年，他通过读者来信结识了一位远在乌克兰、爱好文艺的贵族女子汉斯卡夫人。汉斯卡夫人出身于波兰的一个非常高贵的家族，这个家族出过好几个波兰国王，还出过法国王后。她的丈夫则是一位年老的俄国贵族，拥有一座大庄园和几百名奴仆。巴尔扎克身为平民却十分向往成为贵族。他一心攀结汉斯卡夫人，苦苦追求了她十七年，给她写了两千封情书。1842年，汉斯卡夫人做了寡妇，巴尔扎克得知后更是加紧攻势，希望能将这位贵妇人和她的万贯家财一并收入囊中。终于在1850年，他如愿以偿娶汉斯卡夫人为妻。可是此时他已经

病入膏肓。因常年辛劳过度、熬夜写作、滥饮咖啡（据统计，他一生大约喝掉了一万五千杯咖啡，他的一个医生朋友认为他就是死于过量喝咖啡引起的心脏宿疾），加上被乌克兰严寒天气折磨，巴尔扎克的身体彻底垮掉了，他患上了心脏病、支气管炎、肺气肿、腹膜炎，病势危重，回到巴黎后不但未见起色，反而越来越糟。

1850年8月18日11时30分，巴尔扎克与世长辞。他临终时曾大声向自己创作出来的小说人物“皮安训医生”呼救，而他的新婚妻子就躲在隔壁房间里，甚至不肯过来见他最后一面。据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尔波在1907年所写的《巴尔扎克的惨死》一文所述，当时汉斯卡夫人正和自己的一个情夫待在一起，垂死的巴尔扎克却一点儿都不知道。第二天，汉斯卡夫人以巴尔扎克遗孀的身份接受众人的吊唁，表现出了极为自然、真切、高尚的悲伤，得到了大家的同情和敬重。

巴尔扎克的人生结局，就像他的杰作《人间喜剧》里罗列的那些悲哀的故事一样，是人间又一幕真实而又残酷的“生活场景”。

陈晓晖

2015年7月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创作自1829年始，至1847年止，共有九十六部小说，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都囊括在其中，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贝姨》《邦斯舅舅》等。《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部分。风俗研究是最重要的，它又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大类。《欧也妮·葛朗台》写于1833年，在《人间喜剧》系列中属于“风俗研究”中的“外省生活场景”。巴尔扎克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认为它是自己“最出色的画幅之一”。

《欧也妮·葛朗台》和《人间喜剧》里其他许多小说一样，是一部展示可笑可耻的人性的百科全书。故事虽然线索众多，时间跨度漫长，却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以葛朗台一家为中心，塑造了一群性格各异的人物。尽管小说将葛朗台家的小姐欧也妮·葛朗台的名字作为标题，但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欧也妮的父亲老葛朗台。

老葛朗台原本是一个地位卑微的箍桶匠，在君主制社会里，

就算再怎么努力，他也是没有机会出人头地的。所谓“时势造英雄”，适逢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精明狡黠的老葛朗台投机成功，摇身一变成了富有的商人。此人有两大特点，一是贪婪，二是吝啬，他把人情、尊严、颜面看得一钱不值，甚至也不在乎自己的手足骨肉，什么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他赚钱发家的工具。这世上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黄金，他人生一切事的意义就在于有利可图。在生意场上，不管多么微薄的蝇头小利，他也会用最卑鄙的手段去攫取。在日常生活中，他一分一厘都不愿意消费，只想从别人身上盘剥。

葛朗台对家人非常专横刻薄，他把家中的所有物资都牢牢抓紧在手中，储藏间的钥匙挂在裤腰带上，谁也碰不得。家里衣食住行能缩减就缩减，哪怕看着妻子女儿挨饿受冻，他也没有一丝怜惜之情。这种极端的怪吝给人们的印象实在太深刻，老葛朗台也因此被列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吝啬鬼”之一。

除了葛朗台，小说中还有许多表演形形色色丑恶人性的角色。比如公证人克卢索叔侄，因为觊觎着老葛朗台的百万家财，这一家的三个看似体面的男人出尽法宝，大耍阴谋诡计，只为了能将葛朗台家的继承人欧也妮娶进家门；还有银行家代格拉森一家，出于同样的目的，一边百般奉承葛朗台，一边到处贬低欧也妮的才貌，免得她被别人看上。

此外，葛朗台的侄子夏尔也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给欧也妮带来最大厄运的一个角色。这个来自巴黎的轻浮的花花公子践踏了欧也妮少女的真情，将这个无辜又善良的姑娘推进命运的深渊，迫使她对爱情对人生陷入绝望。最后，宽容的欧也妮再一次拿出救命钱来帮助了他，使他得以与贵族小姐联姻，可

他对此却丝毫也没有产生感激和内疚，只是暗地里为自己感到侥幸。这颗心灵的冷酷卑鄙令人咋舌。

巴尔扎克用他沉稳而不失嘲讽的笔把这群市侩恶棍描绘得栩栩如生，那么，对那些好的、善良的角色，他又是怎样去刻画的呢？

小说中的正面角色有欧也妮、葛朗台太太和女仆娜依。这三个女人生活在城中首富的家里，却过得捉襟见肘，吃穿像叫花子一样窘迫。作者讽刺地指出，她们善良纯真的天性，正是因为被葛朗台吝啬无比的生活方式严密保护起来，才没有受到金钱的污染。

葛朗台结婚只是为了谋取妻子娘家的财产，他对妻子没有一点爱情可言。而葛朗台太太性格软弱，又恪守传统道德，对丈夫的暴虐从来不敢反抗。这对夫妻组成的，只是一个暴君与顺民的小世界。女仆娜依在葛朗台家帮佣几十年，得到的薪水极为菲薄，要做的工作却比牛马还多，纵然这样，老实本分的娜依感念当初老葛朗台收留自己的“恩情”，一辈子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竭尽全力照顾着这可悲可叹可怜的一家人。

小说的女主人公欧也妮曾无忧无虑地生长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以为寒酸粗陋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她不知道社会多么险恶，人心多么肮脏，周围笑脸相迎的那些熟人亲友多么虚伪，多么居心叵测。逐渐地，在一群贪心小人的推波助澜下，她的人生从开始时的单纯恬静，飘进腥风血雨的汪洋，在这个过程中，她艰难地保住了自己灵魂中美好圣洁的东西。当围绕着她们的丑恶依次消失，梦寐以求的平静终于降临——尽管伴随而来的是无尽的寂寥忧郁。

巴尔扎克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艺术上最高的追求就是“忠于现实”。他无法回避欧也妮、葛朗台太太和娜依这几个正面人物身上的一些人格弱点，但他也没有像对待其他人物那样，肆无忌惮地讥讽她们的缺陷，尤其是对欧也妮。小说的最后，欧也妮变成新一代的小城首富，所有曾算计她钱财的人，都在死神的操纵下乖乖把自己的财产放进了她的口袋。她像父亲一样井然有序地管理着一笔庞大的资产，变得越来越富有，同时又能依着自己的心性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在巴尔扎克的认识里，这样的一个结局可以说是近乎完美了。

有人批评巴尔扎克为了拔高欧也妮而赋予她一些不属于“乡下姑娘”的思想、语言和做派，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乡下姑娘”代表着一个黑暗世界里最后一丝人性的光芒，而巴尔扎克本人虽极为强调他的小说的“记录”性，却也是追求、推重崇高人性的。他曾在《乡村神父》中写过一个造福人民的神父形象，这样的人物在他笔下不止一个。欧也妮身上，多少也体现着他的这种依靠精神力量建立乌托邦的理想。

陈晓晖

2015年7月

目·录

Contents

- 1 第一章 苏繆城的葛朗台先生
- 20 第二章 三个善良而轻信的女人
- 38 第三章 巴黎来的时髦小伙
- 57 第四章 陷入恋爱的欧也妮
- 81 第五章 破产的消息
- 103 第六章 明争暗斗
- 122 第七章 离别前的海誓山盟
- 149 第八章 惩罚和争吵

171	✧	第九章 父女间的和解
190	✧	第十章 可怜的女继承人
215	✧	读后感范文
221	✧	主题阅读推荐书目

第一章 苏缪城的葛朗台先生

在巴黎以外的被叫作外省的广大地方，偶尔能看到那样的房子——一眼望去，笼罩在房子上空的气氛里，兼有修道院的枯寂冷清、村郊旷野的荒芜凄寒，以及断壁残垣的颓废绝望。房子里面也是住着人的，只是从外面很难想象到这一点。有时，当陌生人的脚步在门外响起，房子的窗口会突然出现一张僧侣般平板的脸，朝外望一望，射出毫无感情的审视和戒备的眼光。

苏缪城中就有这样的一栋房子。它在一条起伏不定的街道的尽头。街的那一头，是盘踞于城市高地的古堡。这条街很冷僻，夏热冬寒，平时不太有人走动，砾石铺成的路面弯曲狭窄，干硬整洁。路两边的房屋非常安静，它们就在城墙下，是老城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都使这条街道与众不同，令人着迷。



苏缪的老城里有许多建造了三百年以上的房屋，外形各异，都是木制的，很是牢固，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对此十分关注。从那些房屋前走过，很难不被房屋上面的雕花所吸引。那些图案雕刻在房屋底层铺设的厚木板头上，颜色都已经变得黑黢黢了。

房屋经过了时间的侵蚀，显出各种衰败的模样。有的因为木头桁架承受压力太久，屋顶已经向下沉降了许多，有的椽子烂了，翘在那里，有的窗框旧得发黑，雕花模糊不清，上面搁着的棕色陶瓦花盆摇摇欲坠。那花盆里，也许是哪个穷困的女佣种了些康乃馨或是玫瑰。

再走过去一些，能看到有的房屋大门上钉了粗大的钉子。我们聪慧的祖先在门上刻了一些古怪的符号来表达某种意思，只是时过境迁，我们再也猜不透其中的玄机了。可能是一度得不到宽容的新教徒对自己信仰的秘密宣示，也可能是旧教徒对那位自命为新教徒的国王亨利四世的咒骂。有的人刻的是自己的家徽，申明自己的出身大有来头，比如说祖上当过本地的助理行政长官。

在某一处，街道这边站着一栋岌岌可危的木板房子，墙上还留着用木工刨刨出来的纹路，那边却立着一座巍峨的大公馆，拱门用石材造就，正中挂着的家徽，在过去好几次革命的炮火里曾被打得稀烂，现在还能看得出那被毁损的痕迹。

这条街的一层沿街店面，并不是现在时髦的商店，也不是小铺子，而是古老的手工作坊。这可是中世纪风味的东西，怀古的人大约会喜欢。手工作坊内部往往简朴得叫人看不过去，一点装饰都没有，空洞阔大的门面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因为它并不安装玻璃窗户，只

有门。门上包了铁皮，分成上下两截，上面的门朝里开，下面的门朝外开，有个带弹簧的门铃，不时开开关关。这样的房间潮湿阴暗，只通过上半截的门，或是一道矮墙与屋顶和地板之间的缝隙采光。矮墙上装着厚厚的窗板，白天取下，晚上安好，然后用铁制的闩关上，用螺栓拧死。

店铺里经营的货物，平时就摆放在矮墙上。这里出售的都是实打实的有用物件，什么帆布啦，缆绳啦，桶装盐啦，鳕鱼啦，铜丝啦，桶箍啦……那些花花绿绿华而不实买回家只图一乐的小玩意儿，这里是没有的。在这里购物，也没有什么人卖力地招呼，只需进门，就会有个坐在店里做手工的姑娘——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头戴白色头巾，露出两条胳膊，皮肤发红——把手里的活儿一放，去叫她的爹妈来。交易额从一两个铜板到几万法郎都有可能，但是老板对待顾客的态度如何，只看他本人的性格是温和还是冷漠。

这里的商人都精于算计、不露声色。如果你看到一个商人售卖制造木桶的材料，只在店里摆几块搁板，几捆板材，生意冷清得坐在门口跟邻居闲聊天，可不要小瞧了他，实际上他的货物都在码头的货仓里，炎热地区所有的桶匠都得从他这里进货。木桶是用来装葡萄酒的，因此价格几乎完全被葡萄收成左右，一只酒桶，上下的差价能达到六法郎之多。如果天气好，太阳出得勤快，葡萄丰收，酒桶需求量大增，他就发大财了；如果哪天来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大风大雨，地里的葡萄都报了销，他一定破产。有时候，一夜暴富和一无所有之间只隔区区一个早晨而已。